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楚詞補注卷三

宋 洪興祖 撰

天問章句第三 離騷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
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瘁彷徨山澤一作川澤經歷

陵陸嗟號昊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

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瑰瑋一作譎及古賢聖

怪物行事周流罷倦

罷音皮

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

壁何而問之

作何一

以漂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

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

事物之憂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惑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宜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捨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為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為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序一作叙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

此事也補曰列子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上下未形何由考

之

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而知之也考一作知定一作述補曰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

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

濁重者下為地

沖和氣者為人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

補曰冥幽也所謂窈冥之門也昭明也所謂大明之上也瞢母豆切目不明也闇音暗閉門也此言幽明之理

瞢暗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乎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

以識知其形像乎補曰淮南言天陸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大昭注云馮翼翼無形之貌又曰古未有天

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窕冥冥芒
矣漠閤瀕濛鴻洞莫知其門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言

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補曰此言陰陽三合何
日月相推晝夜相代時運不停果何為乎陰陽三合何

本何化

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補曰
天對云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沍交錯而

功引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
後生逸以為天地人非也穀梁注云古人稱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然則傳所謂天盡名其沖和之功
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以柔

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
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

三合而形神
生理具矣

園則九重孰營度之

言天園而九重誰營
度而知之乎補曰園

與圓同說文曰天體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淮南
曰天地九重人亦有九竅天對曰無營以成沓陽而九

運輜渾淪蒙以圖號積陽為天九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言此天有九重誰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言天晝夜轉旋

寧有維網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幹一作筦補曰說文云幹較端杳也楊雄杜林云軺車輪幹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詞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活切非也淮南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蹠通之維注云四角為維也先儒說云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天如彈丸圓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維謂四維極謂八極也一說云北極天之中也

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八柱何當東南常居也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植中央

何虧

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虧一作虧補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

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淮南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神異

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

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又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九天之際安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

放安屬

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

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繫屬乎皞亦作昊變一作樂一作鸞補曰際邊也傳曰九天之際曰九垓九

天之外曰九陔放上聲孟子曰遵海隅限多有誰知其

而南放於琅瑯放至也屬附也音注隅限多有誰知其

數言天地廣大隅限衆多寧有知其數乎補曰隅角也

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限淮南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

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注云九野天何所杳十二焉

九天之野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

分杳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補

曰杳徒合切靈憲云天體於陽故圖以動地體於陰

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

謂天元天何所杳言與地合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

辰故以配日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

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若歲在鶉火我

周之分野實沈之虛晉人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言日月

是居則十二辰所次也

所繫屬誰陳列也補曰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

積氣中之有光曜者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

天列居錯時各有攸屬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

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補曰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說文云暘日出也或作湯通作陽汜音似淮南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早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昏淪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薄於虞淵是謂黃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補曰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行太陰

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物理論
云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
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光

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也一云言月何
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補曰博雅云夜光謂之月皇甫

謚日月以宵曜名日夜光書有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
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先儒云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

日所蔽當日則光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言月中有菟
盈就日則光盡

月之腹而顧望乎菟一作兔補曰菟與兔同靈憲曰月
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蘇鶚演義

云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
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博物

志云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天對云玄
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歧無合夫

焉取九子
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天對云陽伯強
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伯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調則厲

鬼興二者當何所在乎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言天何所補曰強巨良切惠順也

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補曰闔閉戶也開闔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

藏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釋文藏作藏補曰宿音秀藏與藏同爾

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

建戌之初寒露節也此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天對云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

亢廷欺也具不任汨鴻師何呂尚之汨治也鴻大水也往切亢音剛

鮓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師一作鮓補曰汨音骨國語曰禹決汨九川汨通也荀子曰禹有功抑下

鴻鴻即洪水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
族岳曰昇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昇舉也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

之
僉衆也課試也言衆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曰一作答鵠龜曳

銜鯀何聽焉
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能復不聽乎補

曰鵠處脂切一名鳶也曳牽也引也聽從也此言鯀違
帝命而不聽何為聽鵠龜之曳銜也天對云方陟元子

以肩功定地胡離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帝謂堯也言鯀厥考而鵠龜肆喙順欲成功帝何刑焉設能順衆人之

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補曰書云方命圯族
國語云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天對云

盜埋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投棄於羽山海經云永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命祝融殺鯀于羽郊

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長永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

地三年不舍其罪也一無山字施一作弛補伯禹愎鯀

日遏猶遏絕苗民之遏施捨也通作弛音豕

夫何呂變化禹鯀子也言鯀愚狠愎而生禹禹小見其

注同一本何下有故字補曰愎弼力切戾也詩云出入腹我腹懷抱也天對云氣孽宜宮而嗣續得聖汙塗而

葉夫固不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

可以類考父之功也補曰纂作管切集也緒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

音叙緣尚也記曰禹能修鯀之功何續初繼業而厥

謀不同言禹何能繼鯀業而謀慮不同也補曰洪範

九疇彛倫攸叙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鯀堙洪水而

禹行其所無事雖承父業其謀不同也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

塞而平之乎補曰寘與填同淮南曰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

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注云息土不耗滅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天對云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

後夷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墳一

作憤補曰班孟堅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劉德云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天對云從民之宜乃九於野

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河海應龍何畫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

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

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補曰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

乃得大雨山海經圖云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桀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駕應龍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天對云胡聖為不足反謀龍知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畫音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言鯀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補曰汨陳其五行

此鯀所營也六府三事允治此禹所成也

康回馮怒暨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

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暨一作地一無以字補曰馮皮膚切列子曰帝馮怒注云馮大也春秋傳曰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威貌引康回憑怒然則馮憑一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注云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

爭為帝又淮南言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九州安錯川使地東南傾注云非堯時共工傾猶下也

谷何洿

錯厠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厠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安一作何補曰錯七故

切置也天對云州錯富媪爰定於趾國語曰疏為川谷以導其氣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爾雅云水

注川曰澹注澹曰谷集韻洿音戶水深謂之洿舊音烏無深義亦不叶韻

東流不溢孰知其

故

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補曰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為無底之谷

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天對云東

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洿

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

行器運漑漑又何溢為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脩長也言天地

東西南北南北順槩其行幾何行廣大也言南北槩長其廣差幾何乎槩釋文

誰為長乎作隋一作墮補曰爾雅云蟻小而橢橢音妥又徒禾切狹而長也疏引南北順槩其脩幾何槩與橢同通作隋

淮南子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又曰禹

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五步注云海內有長短極內等也軒轅本紀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

八百八步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豎亥左手把箕右手指青丘北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

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靈憲曰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

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博物志曰河圖天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其

說不同今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乃

上通於天也尻一作居天對云積高於乾崑崙攸增城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補曰縣音玄尻與居同

九重其高幾里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二或作五補曰淮南云崑崙虛中有

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蓋誕實未聞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言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一云誰其從焉補曰淮南言崑

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此云四方之門蓋謂崑崙也又云東北方方土之山曰

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

西方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

門之風是節寒暑逸說蓋出於此然與上下文不屬恐非也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言天

西北之門每常開啟宜元氣之所通辟一作闢一作開補曰辟與闢同淮南云崑崙虛五橫維其西北隅北門

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言天

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補曰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

為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注曰即燭龍也淮南云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

見曰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雪賦云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山李善引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

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

有龍銜火精以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羲和日御也言照天門中者也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日未出之時若

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和釋文作蘇揚一作陽天何對云惟若之華稟義以耀補曰羲和若木已見騷經何

所冬暖何所夏寒

暖溫也言天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者乎補曰素問天不足西北左

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歧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注云高下謂地形太少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猶然矣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注云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東西南北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蜀江南至海也二者自漢江北至平遙縣也三者自平遙北山北至蕃界北海也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東分大寒南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又東西高下之別亦三矣其

一者自沂源縣西至沙州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沂源縣
三者自開封縣東至滄海也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
半西分大涼大溫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
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極變為大暄大寒也約其
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極於東北熱極於西南中原
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一為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
陰陽之氣有少有多故表溫涼之異爾又曰至高之地
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高山之巔盛夏冰
雪污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足明矣淮南云南至
委火災風之野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
羣水之野又曰南方有不馬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
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

馬有石林何獸能言

言天下何所有

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
離禽獸也補曰石林與能言之獸各指一物非必林中
有此獸也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岑崿請攘臂而靡之
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趾之注引天問云馬有石

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按天問所言不獨南方之物但吳都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當在南耳天對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云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鵲山有獸狀如禺投類獼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馬有虬龍負熊以遊角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曰此見騷經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天對云有虬螭蛇不角不鱗蟾夫玄熊相雄虺九首儵忽馬在也虺蛇別名也儵忽電光待以神雄虺九首儵忽馬在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一無速字補曰虺許偉切國語云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然爾雅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則虺亦有大者其類不一招菟南方曰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儵忽疾急貌天對曰儵忽之居帝

南北海注云儵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也按莊子云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乃寓言耳不當引

以為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

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嵎之山也一云何所不老補曰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

注云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又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一臂奇右其人不死淮

南曰西方之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節專車又曰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

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

之極也注云十之三大則防風氏也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禹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

間穀梁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橫九畝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九交道曰衢言寧有萍草生於水上無根乃蔓衍於九

交之道又有泉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物乎萍一作萍

補曰此謂靡萍與泉華皆安在也爾雅萍萍注云水中

浮萍也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焉其枝曰衢注云枝交

互四出又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云言樹

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路衢天對云有萍九歧厥圖以

詭注云衢歧也逸以為生九衢中怨謬魏都賦云尋靡

萍於中遠蓋用逸說也李善云靡蔓也泉相里切爾雅

有泉麻麻有子曰泉天對云浮山孰產赤華伊泉一蛇

引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一蛇

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

出其骨一或作靈大或作骨補曰山海

經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

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在犀牛西也注云今南

方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
出亦此類也楊大年云逸注楚詞多不原所出或引淮
南子而劉安所引亦本山海經其注巴蛇事文句頗謬
庚乃知逸憑它書不親見山海經也吳都賦云屠巴蛇
出象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
豁

補曰言黑水玄趾三危皆安在也書曰道黑水至於三
危入於南海張揖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黑水出其南
天對云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西京
賦云昆明靈沼黑水玄趾言昆明靈沼取象於黑水玄
趾也李善云黑水玄趾謂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言仙人
昆明靈沼之水止非是

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補曰素問云上古有真人壽敝
天地無有終時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
也亦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形鯨魚何所魃堆焉處
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鮫魚鯉也一云鮫魚鮫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魃堆奇獸也鮫一作陵所一作居魃一作魁補曰鮫音陵山海經起天對云鮫魚人貌遇列姑射是也陶隱居云鮫鯉形似鼉而短小又似鯉魚有四足吳都賦云陵鯉若獸注引陵魚蜀止與逸說同魃音祈堆多回切山海經云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魃雀食人天對云魃雀時北號惟人是食注云堆當為雀王逸注誤按字書鵠音堆雀屬也羿馬彈日烏馬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則魃堆即魃雀也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曰也彈一作斃補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注云羿射十日中其九離騷所謂羿馬射日烏馬解羽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此言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者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

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故
羿稟天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歸藏易
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射也音畢引弓為彈日弓與羿
同然則彈或作彈蓋字之誤耳淮南又云羿除天下之
害死而為宗布注云羿古之諸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
羿又云日中有踰鳥踰猶躡也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
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也天對云大澤千里羣鳥
是解注中鳥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也山
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
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然以文意考之鳥
當如字宗元改從鳥禹之力獻功絕降省下土四方言
雖有所據近乎鑿矣禹之力獻功絕降省下土四方言
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察下土四方也一無焉得
四方二字補曰降下也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焉得
彼嶽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
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

馬一作安一云馬得彼塗山之女而通於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金音塗說文云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金也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疏引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音義云金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塗山氏女即女嬀也史記曰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稼娶日也淮南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閔妃匹合厥身是繼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補曰左傳云嘉偶曰妃爾雅云妃匹也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對也繼嗣耳何時與眾人同嗜

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云胡維嗜欲同味維一作為鼂一作晃一作朝補曰鼂晃並音朝莫之朝此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衆人所嗜以厭足其情欲禹所嗜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鼂

益禹賢臣也作為也

者拯民之溺爾也離遭也鼂憂也言禹以天下禪於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啟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鼂一作孽一作孽補曰鼂魚列切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書曰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啟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於甘故曰卒然離鼂也汲冢書云益為啟所殺非也天對云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於帝諱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諱以不命復為叟者曷戚曷孽

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啟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
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啟啟率六師以伐之也補曰惟
思也拘執也禹嘗薦益於天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
有扈是能變通皆歸殷籍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籍窮也
而不拘執也

皆歸於窮惡故啟誅之長無害於其身也殷一作射籍
一作鞠補曰凡能取中皆曰射籍窮也音籍此言啟之
所為皆歸於中理而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后君也革

窮情夫孰能害之者也降下也言啟所以能變更益而代益為君者以禹平
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啟也補曰據上所言
則啟固賢矣然禹之播降待益作革然後能成功特天
與子則與子故益不有天下耳焚山澤奏鮮食所謂作
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穀可殖
故也降乎攻切見騷經天對云益革民艱咸聚厥粒惟

禹授以土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

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補曰史記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興於唐虞大禹之降此言賓商者

疑謂待商以賓客之禮棘急也言急何勤子屠母而死

分竟地勤勞也屠裂剝也言禹膺剝母背而生其母之

作墜補曰膺剝也音謳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圻

剖而產焉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胷

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

妻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詩

云不折不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富者故美其無害也

禹母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修鯀之功故曰勤子也

上云九辯九歌言啟以禹故得享備樂何以修已生禹

而反遇災害邪言圻剖而產則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猶言竟天也唐段成式云迸分竟地蓋用此語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帝天帝也夷羿諸侯殺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羿弑夏家居

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天對云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補曰左氏

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用不恆于夏家胡歟夫河伯而妻

彼雒嬪

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游於水旁羿見歟之眇其左目河伯工訴天

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歟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

為虫獸當為人所歟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深一作保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一本胡下有羿字歟一作

射補曰歟食亦切下同妻心計切此言射河伯妻雒嬪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革孽夏民封禪是射

乃有窮羿耳淮南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云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威殺窮窳斬九嬰射河伯馮

珖利決封狝是貜

馮挾也珖弓名也決貜羈也封狝神
獸也言羿不修道德而挾弓貜羈獵

捕神獸以快其情也貜一作射補曰馮音憑珖音遙爾
雅弓以蜃者謂之珖注云用蜃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

為名又曰蜃小者珖注云王珖即小蚌也說文云珖蜃
甲也所以飾物儀禮有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為

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羈也以韋為之所
以遂弦也說文云羈射臂決也封大也狝虛宜切方言

云豬南楚謂之狝淮南云堯時封狝長蛇皆為民害堯
使羿斷脩蛇禽封狝此言有窮羿亦封狝是射而反為

民害也左傳曰樂正后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
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此則窮奇饕餮之

類以惡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若順也言羿獵貜封

狝以其肉膏祭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蒸一作
丞補曰冬祭曰蒸膏脂也詩曰皇皇后帝謂天帝也天

對云夸夫快殺鼎狝以慮飽馨膏腴
帝叛德怨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

謀
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補曰寒浞見騷經何羿

之狀革而交吞揆之
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

而吞滅之也一無革字補曰禮云貫革之射左傳云蹲
甲而射之徹七札馬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

國事故其衆交合而吞滅
阻窮西征巖何越馬
阻窮也

之且揆度其必可取也
征行也越度也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
墮死也補曰羽山東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東也上文

言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則鯀非死
於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巖險而至羽山耳
化為黃熊巫

何活焉

活生也言鯢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一本化下有而字補曰左傳曰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國語作黃熊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鯢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鯢也一云既為神何妨是獸說文云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鯢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肉及鯢為膳斯宜鯢化為二物乎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咸播秬

黍莆藿是營

咸皆也秬黍黑黍也藿草名也營耕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藿蒲

之地盡為良田也一作黃藿一作莆藿補曰詩云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稭二米秠亦黑黍但中米異爾秬音巨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李商隱詩云直是滅藿莆與圖同韻藿藟也音九與藿同左氏云藿苻之澤是也以莆為黃以藿為藿皆字之誤耳天對云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何由

并投而鮠疾脩盈

疾惡也脩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鮠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

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鮠惡長滿天下也補曰并並也言禹平水土民得並種五穀矣何由鮠惡長滿天下乎

所謂蓋前人之愆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

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遷移若蛇者也

言比有蜺茀氣遷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補曰蜺雌虹也茀音拂說文云霓雲蜺疑即此茀

字天對云王子怪駭蜺形茀裳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

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

言得藥不善也一本夫上有失字補曰崔文子事見列仙傳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法式

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大鳥何鳴夫焉喪道人失陽氣則死也補曰從即容切

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儵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筐

馬能亡子儵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喪一作宦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萍萍翳雨師名

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萍一作莽一作萍補曰萍音瓶號乎刀切山海

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天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博雅作莽翳張景陽詩

云豐隆迎號屏翳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萍號大人賦撰體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注云屏翳天神使也撰體

協脅鹿何膺之

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一云撰體脅鹿

何以膺之補曰撰具也雛縮切協合也脅虛業切說文云兩膀也膺於陵切書曰永膺多福膺當也受也天對

云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

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戴一作戴抃釋文作拊補曰鼇音教抃音卞列子云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張衡賦云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玄中記云即巨鼇也一云海中大鼇

釋舟陵

行何以遷之

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舟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

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遷徙山乎補曰列子云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蹙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言鼇在海中其負山若舟之負物今釋水而陸反為人所負何罪而見徙也天對云惡釋

惟澆在戶何求

于嫂

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補曰澆堯弔

切見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

頭補曰說文顛倒也俗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女歧澆

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

殆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一本顛下有隕字殆上有天

字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獨何以厚待

之乎補曰書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俚覆舟斟尋何

予后后来其蘇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

道取之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補曰斟職深切左

傳云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注云二斟夏

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然則取斟尋者

乃有過澆非少康也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禁伐蒙
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承運之誤也取此苟切

山何所得焉

桀夏亡王也蒙山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補曰國語云昔夏桀

伐有施有施人以未嬉女焉注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言桀有施嬉姓之國未嬉其女也

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妹一作未殛一作
極補曰妹音未嬉音喜說文云殛誅也引書殛鯀于羽

山或作極音義同舜閔在家父何以鰥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
曰鰥言舜為布衣憂閔

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鰥也補曰鰥古頑
切經傳多作鰥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言舜孝如此

父何以不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
為娶乎

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一云女何所親補曰書云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殛降二女于嬀汭嬀汭于虞二女

娥皇女英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又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伊川程頤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爾堯之告厥萌在初何所億焉言賢者預見也以君治之而已

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億也億一作意補曰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意與億音義同璜臺十

成誰所極焉

璜石次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

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補曰左傳曰夏后氏之璜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淮南云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登立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畫八卦修

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也補曰登立為帝謂匹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史記夏商之君皆

稱帝天對云惟德登帝帥以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傳言
昔之逸以為伏羲未知何據女媧
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
補曰媧古華切古天子風姓也山海經云女媧之腸化
為神處栗廣之野注云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
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列子曰女媧氏蛇身人面牛
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注云人形貌
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鶩肩鷹喙
耳淮南云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舜服厥弟終然為
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害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
欲害舜也補曰此言舜德足以服象而象終為害也
書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舜父瞽叟盲而
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
事父及後母與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象無道肆
弟日以篤謹

燒廩寘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一云何得肆其犬豕一云何肆犬豕補曰列女傳云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唯其戕汝時唯其焚汝鵲如汝裳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旋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也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

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補曰迄許訖切史記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子季歷古公曰我世當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太伯之弟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即虞仲也

古公欲立王季，今天命及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也。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

去一作夫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

之羹脩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補曰：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淮南云：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注云：負鼎俎，調五味，欲其調陰陽行其道。孟子云：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割烹也。伊尹負鼎，干湯，猶太公屠釣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為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若謂何承謀夏桀終以初無負鼎之說，則古書皆不可信乎？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一無夏字。喪一作宜。補曰：此言伊尹承事湯以謀夏桀也。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

去聲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

遷於衆而逢伊尹舉以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條條鳴

為相也乃一作力注同

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

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服一作伏補曰書云伊尹相湯

代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

毫注云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娥之虛葬於

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詰所謂致

天之罰也黎謂羣黎百姓也湯以臣故君而黎民悅服

者代虐以寬故也天對云條伐巢放簡狄在臺嚳何宜

民用潰厥疣以夷於膚夫曷不謠

玄鳥致貽女何喜言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

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一云帝嚳何宜貽一作詒喜

一作嘉補曰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馭也湯之

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馭下而生商者謂

馭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

也嘗苦篤切天對云嘗狄禱謀契形於胞胡乙該秉季穀之食而怪焉以嘉以詩考之非史氏之妄也

德厥父是臧

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修其祖父之善

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補曰天對云該德有考蓐收於西爪虎手錢尸刑以司慝左氏傳少皞氏有四叔曰

重曰該曰修曰熙使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宗元所云謂此也按此當與下文相屬下云弊於有扈則

秉季德者謂夏啓也該兼也言能兼秉大禹之末德猶曰恒秉季德耳恒宣亦人名乎厥父是臧言為父所善

以有天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

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補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

野淮南曰有扈氏為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啓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左傳少康滅澆于

過非有扈也逸說非是地理志云扶風郿縣是扈國此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氏有扈遂為

牧豎也天對云收正矜矜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干求也

澆扈爰踣承逸之誤也干協時舞何以懷之舞務也

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之也補曰書云

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協合也言舜以時合舞于兩階而有苗格也莊子

曰執干而舞干盾也天對云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賦平脅曼膚何以肥

之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一本平上有受字

補曰受即紂也曼音萬季善云曼輕細也天對云有扈辛后騷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

牧豎云何而逢

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一曰其爰何逢一曰其云

何逢補曰此言啓滅有扈之國其後子孫遂為民庶牧夫牛羊其初以何道而得為諸侯也豎童僕之未冠者

巨庾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啟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切

原何所從出乎恒秉季德馬得夫朴牛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

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補曰說文云特牛牛父也言其朴特朴匹角切

一云平且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

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補曰詩云經之營之營度也記曰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班分也

言湯田獵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百姓者不但還來而已必有所分也昏微遵迹有狄不

寧昏闇也遵循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姪妖踰禮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

遵一作循有一一作佚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

子欲與之淫洩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

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補曰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

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為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又

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訖止訖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鴉安

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眩弟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眩弟

竝淫危害厥兄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淫洩之惡欲其危害舜也言一

作虞補曰眩弟猶惑婦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象也言舜有感亂之弟也

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又命
穿井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庠而
後嗣子孫長為諸侯也一云而後嗣逢長天對云象不
凡棄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補曰孟子云
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有莘國名爰於

怨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補曰莘所申切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勾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補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列女傳云湯妃有莘氏之女明而有序

左傳以後稷之妃為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吉人與此吉妃同意

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白寯生寯亟去無顧居無幾何白寯

中主龜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
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
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水中出因以送女也一無彼字
補曰濱水際也送女從嫁曰媵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
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
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
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
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
而賢為殷湯相與注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

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

說小異故并錄之

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也補曰臯古罪字
尤過也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曰夏桀不務德百
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帝謂桀
之夏臺已而釋之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也言湯
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挑一作挑
補曰帝謂帝履癸即桀也挑徒了切倉頡篇云挑招呼

也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天對云湯行不類重泉
是因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起以割葵桃而離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言武王將伐紂使膠鬲視武王
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武王曰

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
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

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
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

也一作會鼂請盟補曰鼂鼂並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
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天期已至兵甲

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
日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蒼鳥犀

飛孰使萃之

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
如鷹鳥犀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鷂鳥也
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士以類從

也到擊紂躬叔旦不嘉

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

曰紂可伐也白魚入於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到一作列補曰六韜云武王

東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

公曰不可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陣引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燠不兆占筮不吉妖

而不祥星變又凶固且待之何可驅也天對云頸紂黃鉞旦孰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

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爾雅疏曰到者自遠而至也周公武

王弟故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揆度也言周公於

曰叔旦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孟津揆度天命發

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今已行天下百

姓咨嗟嘆而美之也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授殷天

下其位安施

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位一作德天對曰位庸此

民仁克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乃

一作爭遣伐器何以行之

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

在前獨何以行之乎補曰爭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言武王三

軍人人樂戰竝戴驅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謹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鳧藻謹呼一云如鳥臬

呼補曰六韜云翼其兩旁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

爰底也

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補曰左傳齊侯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

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成遊
謂成南征之遊猶所謂斯遊遂成也底音音 厥利惟

何逢彼白雉

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
乎以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

往逢迎之補曰後漢書曰交趾之南有
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穆王巧梅夫何

為周流

梅貪也言穆王巧於詞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
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遠方不至諸侯不朝

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一云夫何
周流梅一作梅補曰方言云梅貪也亡改切其字從手

賈生云品庶每生是也集韻云梅母罪切慙也梅母亥
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

玉名音媒亦非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必有車轍馬跡馬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史記云周穆王得驥溫驥驊驎耳
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

驅歸周以救亂巧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環旋也言王者

四方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天對曰穆情祈招

穆王啟之後世如秦皇漢武託巡狩以求神僊皆妖夫曳

街何號于市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

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補曰曳牽也引也街焚網

切行且賣也曳街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曳如事見

語周幽誰誅馬得夫褒姒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帑而告之龍亡而聚

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聚流於庭化為玄龜入王後宮後

夜亡道間後宮處妾所奔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
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
姒立以為后惑而愛之遂為犬戎所殺也補曰藏一作弄弄即藏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
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
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虫
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恒也
會一作合補曰卒終也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也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孫明
復尊王發微曰桓公之會十有五十三年年會北杏十四
十五年會鄆十六二十七年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
賈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母八年會洮九
年會葵丘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是
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
未見十四年會鄆又是伐宋諸侯僖八年會洮十三年

會鹹十五年會杜丘十六年會淮皆有兵車故止言其
會之盛者九馬史記曰管仲病桓公問曰易牙何如對
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
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
仲死桓公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
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說為君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
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
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無說立乃棺赴按小白之死諸
子相攻身不得斂與見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甚之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
已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
作譴補曰服行也用也武王數紂曰賊虐諫輔崇信
姦回莊子曰好言人之惡謂之讒希意導言謂之諂
干何逆而抑沈之之剖其心也補曰抑沈猶九章云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沈抑而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雷開佞人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一云

雷開何順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聖人謂文王也卒而賜封金

能統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補曰文王順紂而不敵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異方或曰下文云

梅伯受醢箕子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伯忠直而數諫

紂紂起乃殺之一作佯補曰梅音浼紂諸侯號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

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

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詳狂而為奴

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詳詐也與佯同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

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竺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跡怪而

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竺一作篤一云帝何竺鳥何燠並無之字補曰爾雅云竺厚也與篤同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注云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媒而得其福史記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左氏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說者曰元子首子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后稷簡狄為次妃生契故曰稷維元子也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投弃也燠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燠一作懊補曰燠音郁熱也其字從火懊貪也無熱義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稷呱矣注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史記曰初欲
弃之因名曰弃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聞之舉為農
師逸云后稷無父而生按稷以帝嚳為父特姜嫄感巨
迹而生有神靈之徵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亦猶是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

馮大也挾持也言后稷長大持
大強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

相之才馮一作憑補曰此與下文相屬馮如馮珖之馮
武王多才多藝言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
天對曰既政既蒞宜
庸將馬用逸說也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帝謂紂也
言武王能

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
後世繼嗣之長也驚一作敬切一作功補曰此言武王

伐紂震驚而切責之不顧君臣之義惟
紂無道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 伯昌号哀秉鞭

作牧

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
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補曰号與號同孔

叢子羊客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子孫據國至大
王季皆為諸侯矣馬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殷王
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
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西
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史記紂以西伯為三公
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伐周官曰牧以地得民
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
命而有殷國因徙以為天下之太社也一云命有殷之
國補曰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
天下也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
謂至德也已矣謂文王也詩云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
土大社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也記曰王為羣姓立社
曰大社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
鄉因岐山以名太王自豳徙焉遷藏就岐何能依王始

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歧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
也太王一作文王補曰按詩云廈其鮮原居歧之陽注
云文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歧山之南說文云歧
周文王所封也然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始邑於歧山之
下則遷藏就歧蓋指太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惑婦謂
天對曰踰梁囊囊豷仁蟻萃
譏諫也言姐已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補
曰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姐已女焉受賜茲醢
西伯上告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
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補曰史記紂
醢九侯脯鄂侯西伯間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之竊歎紂囚西伯羗里
上帝謂天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
救也一云上帝之罰補曰此言紂為無道自致天討故
不可救也天對云孰
師望在肆昌何識師望謂太公也
昌文王名也言
盈於惡兵躬殄祀

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識知
之乎識一作志補曰識與志同
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

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
下屠屠牛工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天對云奮力

屠國以解
武發殺殷何所悵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
悵厥商

悵音邑憂也不安也天對
云發殺殷遲寒民于烹
載尸集戰何所急尸主也集

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
害也補曰史記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

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
補曰記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

主有虞主練主尸神象也以人為之然
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
伯林雉經維其

何故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
遂雉經而自殺一無何字補曰左傳晉獻公伐驪

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國語云雉經於新城之廟注云雉經頭槍而懸死也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言驪姬譖殺申生其寃感天又譖逐

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墜一作墜一作墜補曰墜即地字左傳云狐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故於韓此皇天集命惟何言申生之寃感天抑地而誰畏懼之乎

戒之

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補曰詩云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

慎而致天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王者既已修行禮義受天命而有天下

矣又何為致使異姓代之乎一無又字代一作伐補曰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於天下也有德則興無德則

亡三代之王是不
一姓可不慎乎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

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

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承一作丞補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與此異者此言伊尹初

為滕臣後乃以為相耳孟子言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卒

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天對云湯摯之合祚以久食

補曰官湯猶言相
湯也尊食廟食也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

勲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

祖父壽夢也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傅弟餘祭餘祭卒傅弟夷未夷未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

也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設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勲也補曰

史記吳壽夢卒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

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遂弑王僚代立為王是謂吳王闔廬天對云光徵夢祖憾

離以厲傍俚激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壯大也言闔廬少覆而勇並德邁

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補曰闔廬用伍子胥孫武破楚入郢彭鏗斟雉帝何饗彭鏗

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補曰斟勺也諸深切鏗可衡切饗有香音神仙傳云彭祖姓

錢名鏗帝頗頌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錢

音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窮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

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補曰莊子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又曰吹啣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

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天對云鏗羹於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

牧草名也。有實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

啄噬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牧唐本作牧，注同一作牧。補曰：爾雅曰：中有枳首蛇，馬枳首歧

頭蛇也。韓非子曰：虫有蠅者，一負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古今字說云：蠅，古虺字。天對云：蠅齧已毒，不以外

肆 蠱蛾微命力何固

言蠱蛾有蝮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蝮，固

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一作蠱蛾，補曰：蠱音峰，傳曰：蠱蠱有毒，而汎國乎蛾。古蛾字，記曰：蛾子時術之是也。蝮

音若痛也。天對云：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驚女采薇鹿何祐

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

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北至回水草何喜。

草止也。言女子

遂昌熾乃天祐之祐，一作佑。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

兄有噬犬弟何欲

兄謂秦伯也。噬犬，齧也。

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言

奪其爵祿也補曰春秋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也天對注云百兩蓋謂車也逸以為百兩金誤矣兩

音亮車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

至自解曰歸何憂乎補曰薄暮日欲晚喻年將厥嚴不

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詞將伏匿

穴處爰何云爰於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常復

誰與荆勲作師夫何長荆楚也師衆也勲功也初楚邊

邑之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

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
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
不可久長也一云夫何長先補曰史記吳王僚九年公
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
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
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楚取兩都而去荆
黥作師夫何長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悟過改更
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徵往事以諷耳

我又何言

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悟一作寤補曰

更音庚太史公曰屈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吳光爭國

久余是勝

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

是勝言大勝我也補曰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懷王與秦戰為秦所敗亡其六郢入秦不返故屈原微荊鮒作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

文丘陵以淫而生子文弃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闔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仁之才也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補曰左傳初若敖娶於郢生闔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淫於郢子之女生子文馬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天對吾告堵敖以不注曰爰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長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一本以下有楚子補曰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馬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教生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教即堵敖也天對注云楚人

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堵敖為楚賢人大謬然宗元以堵敖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屈原言我何為成王兄亦誤矣自予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慙惻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誠予一作與彰一作章天對云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補曰予音與

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一作經傳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間焉既又解一作訓詞一作說乃

復多連蹇其文

一云乃復
支連其文

濛瀨其說

上莫孔下乎孔切
濛瀨大水也瀨一

作鴻
音同

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指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

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

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楚詞補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楚詞補注卷四

詳稽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徐焯

欽定四庫全書

楚詞補注卷四

九章章句第四 離騷

宋 洪興祖 撰

惜誦

一作
惜論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壑思君念國

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

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

賦則九章之作
在頃襄時也

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

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

以相傳也

卒釋文作碎騷經之詞緩九章之詞切淺深之序也五臣云九義與九歌同

惜誦以致愍兮

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已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

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能忘愍一作愍發憤以抒情懣

補曰愍音敏惜誦者惜其君而誦之也

也抒懣也言已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懣已情思以風諫君也抒一作舒補曰抒懣水槽也

音署杜預云申抒舊意然文選云抒情素又曰

抒下情而通諷諭其字竝从手上與大吕二切

而言之兮

言已所陳忠信之道先慮於心合於仁義乃敢為君言之也作一作非一本忠下有心字

補曰作為也下文云作忠以造怨

指蒼天以爲正

春曰蒼天正平也設君謂已作言非邪願

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察無所阿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故指之以為誓也補曰正音征叶韻令

五帝以枿中兮

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為太皞南方為炎帝西方為少昊北方為顓頊中央為

黃帝枿猶分也言已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一本作折中補曰枿與折同按史記索隱解折中於夫

子引此為證云折中正也安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故言折中也中陟仲切

戒六神與嚮服

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尚書禋於六宗嚮對也服事也言已願復令六宗之神對

聽已言事可行與否也一云以鄉服補曰孔叢子曰宰我問禋於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

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主於郊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禁祭星也雩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孔

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顏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

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一云六爲地數
祭地也一云天地間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
此說一云六氣之宗謂太極沖和之氣蘇子
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 俾山川以

備御兮

俾使也御侍也

命咎繇使聽直

咎繇聖人也言已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

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
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
命一作會使一作以補曰舜舉咎繇不仁
者遠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故使之聽直 竭忠誠以事

君兮

竭盡一本君下有子字

反離羣而贅肱

羣衆也贅肱過也言已竭盡忠信以事于

君若人有贅肱之病與衆別異以得罪謫也補
曰贅之芮切肱音尤瘤腫也莊子曰附贅懸肱忘儼媚
以背衆兮 儼佞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已修行正直忘爲
佞媚之行違背衆人言見憎惡也補曰儼隳

緣切說文慧也一曰利也言已忘佞待明君其知之賢

人之害已為忠直以背衆背音佩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秦繆公言與行

舉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一本無明字言與行其可迹兮出口為言所履為迹情與貌其不變志願為情顏色為貌變易也言已吐

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兮言相視臣

下忠之與佞在君知之明也補曰所以證之不遠證驗也言

相視也息亮切傳曰知臣莫若君所以證之不遠證驗也言

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吾誼先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一本之下有而字

君而後身兮言我所以修執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及於身也夫君安則已安君危則已危也補曰誼與義同羌衆人之所仇羌然辭也怨人臣之義當先君而後已

位之臣營私為家已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專惟
衆人所仇怨一本羌下有然字一本仇下有也字

君而無他兮

一作思一作為

又衆兆之所讎

兆衆也百萬為兆父怨曰讎言

已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於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
故為衆所怨讎欲殺已也兆一作人一本讎下有也字

壹心而不豫兮

豫猶

羌不可保也

保知也言已專壹忠信以事於君雖為衆

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一本此句與下文皆無也字

疾親君而無他

兮疾有招禍之道也

招召也言已疾惡讒佞欲親近君側衆人悉欲來害已有招禍之道

將遇思君其莫我忠兮

言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已欲盡忠信之節忠一作知補曰

此言君不以我為忠也

忽忘身之賤貧

言已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

而不貳兮

貳二也一作其

迷不知寵之門

迷惑也言已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

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遇寵之門戶當何由之也補曰老子云寵為不寵非君子之所貴也屈原惟不

知出此故以信忠何罪以遇罰兮刑罰亦非余心之所志

見疑以忠被謗言已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放逐亦非我本心行不

羣以巔越兮

巔殞越墜

又衆兆之所咤

咤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咤言已行度不

合於俗身以巔墜又為人之所笑也或曰衆兆之所異言已被放而巔越者行與衆殊異也補曰咤呼來切說

文云蚩笑也

紛逢尤以離謗兮

紛亂貌也尤過也補曰紛衆貌言尤謗之多也離遭也

謇不可釋

謇辭也釋解也言已逢遇亂君而被罪過情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一本句末有也字

沈抑而不達兮

沈沒也抑按也

又蔽而莫之白

言已懷忠貞之情沈沒胷臆不

得白達左右壅蔽無肯白達已心也一本句末有也字補曰情沈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

白羣臣莫肯明已所存也心鬱邑余侘傺兮

鬱邑愁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僚住也楚人謂

失志悵然住立為侘僚也心一作怵

又莫察余之中情

言已懷忠不達心中鬱邑惆悵住立

失我本志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

固煩言不可結詒兮

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固一

作故一本結下有而字補曰詒音怡贈言也

願陳志而無路

願思也路道也言已積思累日

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又無退道路也補曰思美人曰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

言已放棄所在幽遠衆無知己之情

也補曰號大申侘僚之煩惑兮申重也言衆人無知已之情思念惑亂故重侘

呼也音豪僚悵然中悶瞽之怵怵悶煩也瞽亂也怵怵憂貌也言

失意也中悶瞽之怵怵已憂心煩悶怵怵然無所舒也

中一作心補曰瞽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杭度

也詩曰一葦杭之魂一作蒐杭一作航補曰杭與航同許慎曰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為航吾使厲神

占之兮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膺而踊也補曰禮記王立七祀有泰厲諸侯有公厲大

夫有族厲注曰有志極而無旁旁輔也言厲神為屈原

云厲主殺罰曰有志極而無旁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

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終危獨以離異兮言已行忠

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直身終危

殆與衆人異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恃怙也言君誠可思

行之故也念為竭忠謀顧不可

怙恃能實任已與不也

故衆口其鑠金兮

鑠銷也言衆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為

銷鑠以喻讒言多使君亂惑也補曰鑠書藥切鄒陽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顏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

被燒煉以

初若是而逢殆

殆危也言已志行忠信正直性若金石故為讒人所危殆

懲於羹者而吹整兮

言人有歎羹而中熱心中懲忘見整則恐而吹之言易改移也獨已

執守忠直終不可移也一無者字一云懲於熱羹者一云懲熱於羹螯一作整一作蝥補曰懲戒也螯音賁鄭

康成云凡醢醬所和細切為整一曰何不變此志也何

改忠直之節隨從吹整之志也一云何不變此之志一本自此句至又何以為此援竝無也字欲釋階

而登天兮

釋置也登上也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欲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

以自通也補曰釋名云階梯也孟子所謂完廩捐階是也易曰天險不可升語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欲釋階而登天甚言猶有曩之態也曩曩也言欲使已變節而其不可也從俗猶曩者欲釋階登天

之態也言已所不能履行也猶有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一作又猶補曰謂懲羹吹鑿之態

何以為此伴也

伴侶也言已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已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于世

也一無衆字補曰言衆人見已所為如此皆驚駭遑遽離心而異志也

同極而異路兮又

何以為此援也

路道也言衆人同欲極志事君顧忠佞之行異道而殊趨也援引也言忠佞之

志不相援引而同也補曰援于願切接援救助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

一無晉字父信

讒而不好

好愛也申生晉獻公太子也體性慈孝獻公娶後妻嬖姬生子奚齊立為太子因誤申生

使祭其母於曲沃歸胙於獻公嬖姬於酒肉置醵其中
因言曰胙從外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犬皆
斃姬乃泣曰賊由太子於是申生遂自殺故曰父信讒
而不愛也補曰禮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
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
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
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
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
乃卒是以為行婞直而不豫今婞很也豫厭

恭世子也

行婞直而不豫今

婞很也豫厭也豫一作數

鮌功用而

不就

故鮌堯臣也言鮌行婞直很勁直恣心自用不知厭足

終不回曲猶鮌婞很終獲罪罰補曰申生之孝未免陷
父於不義鮌績用不成殛於羽山屈原舉以自比者申

生之用心善矣而不見知於君父其事有相似者吾聞
蘇以婢直忘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君子之所戒也

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始吾聞為君建立忠策必為羣佞所怨忽過之耳以

為不然今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言人

而後信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言人

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病吾被放棄乃信知
讒佞為忠直之害也一云九折臂而為良醫一云吾至

今而知其然一云吾今而知其然補曰左氏云三折肱
知為良醫孔叢子云宰我問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

後瘳大夫衆賓復獻攻療之方何也夫子曰三折肱為
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

以已之方焉衆人為以此故各矰弋機而在上矰
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矰弋機而在上矰矰射矢

也弋亦射也論語曰弋不射宿弋一作雉補曰矰音增
淮南云矰繳機而在上矰矰張而在下雖欲翔翔其勢

焉得注云矰弋射鳥短矢也機發也尉羅張而在下尉羅捕鳥網也言上有胃繳弋射之機下

有張施尉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多百姓動觸刑罰也補曰尉音尉記曰鳩化為鷹然後設尉

羅下設張辟以娛君音戶今辟法也娛樂也補曰辟毗亦切說文云法也節制其罪也願

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讒人復更設張峻法以娛樂君已欲側身竄首無所藏匿也欲儻

徊以千條今儻徊猶低徊也千求也條住也言已意欲低徊留待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恨然

立住補曰儻知然切儻徊不進貌千條謂求仕而不去也恐重患而離尤尤過也言已欲求君

之善意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補曰去聲重儲用切增益也離遭也欲高飛而遠集兮

君罔謂汝何之罔無也言已欲遠集它國君又誣罔我言汝遠去何之乎補曰言欲高飛遠集

欽定四庫全書

製言補注
卷四

去君而不仕得無謂也
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已言

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堅
背膺牌以交

痛兮
膺胃也牌分也一本牌下有合字一云背膺數牌
其交痛補曰牌音判傳曰夫妻牌合也字林云牌

半心鬱結而紆軫
紆曲也軫隱也言已不忍變心易行
則憂思鬱結胃背分裂心中交引而

隱痛也結一作約補
紆紫也軫痛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
矯猶揉也擣一作擣

糅一作揉補曰擣音擣斷木
也擣舉手也釋文古昂切
擣申椒以爲糧
申重也言已雖被放

逐而棄居於山澤猶重擣蘭蕙和糅衆芳以爲糧食飲
有節修善不倦也擣一作鑿補曰左傳曰菜食不鑿鑿

精細米說文曰糲米一作播
江離與滋菊兮
播種也詩曰
舂九斗曰鑿並音作播厥百穀滋

詩也願春日以爲糗芳

糗糲也言已乃種江離詩香菊采之爲糧以供春日之食也補曰糗

去久切乾飯屑也孟子飯糗茹草江離與菊以爲糗糲取其芳香也糲音備

恐情質之不信

今

情志也質性也質一作志

故重著以自明

言我修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已之情故復重深

陳飲食清潔以自著矯茲媚以私處今

矯舉也茲此也釋文作橋居表

切補曰橋本從手舉手也

願曾思而遠身

曾重也言已舉此衆善可

重思而察之補曰曾音增

惜誦

此章言已以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爲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

自處而已

余幼好此奇服兮

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

年既老而不衰

衰懈也言已少

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

帶長鋏之陸離兮

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五臣云陸離劍低昂貌補曰鋏古挾切莊子曰韓魏為鋏注云鋏

把也史記曰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冠切雲之崔嵬

崔嵬高貌也言已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嵬一作巍五臣云切雲冠名補

曰崔音摧嵬被明月兮珮寶璐

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腰

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也珮一作佩五臣云被猶服也明月珠名補曰淮南云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注云

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溷亂也濁貪也

明月璐音路說文云玉名

一無
兮字
吾方高馳而不顧
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

曲也一本句末有兮字五臣云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顧世上如此

故高馳不顧願駕虬螭而遠去也
駕青虬兮驂白螭
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

宜可信任也五臣云虬螭皆龍類補曰虬見騷經螭見九歌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遊一作游一云瑤石次玉也補曰山

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實惟帝之平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
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崑崙一作崑崙食一作食五臣云瑤圃玉英皆美言之補曰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援神

契曰玉英玉
吾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言已年與天地相敝

名與日月同耀一云同壽齊光一云比壽齊光五臣云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冀如是也補曰莊子曰吾

與日月參光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

與天地爲常南夷之人無知我賢也旦余濟乎江湘旦明也濟渡也

補曰國語云楚為荆蠻旦余濟乎江湘言已放棄以明

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乘鄂渚而反顧兮

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乎一作於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補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欵秋冬之

於鄂鄂州武昌縣地是也隋以鄂渚為名欵秋冬之

緒風欵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

搖落萬物比之讒佞是以歎焉補曰欵音步余馬兮山

哀方言云欵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欵步余馬兮山

卑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

山卑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

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用弃在山野亦無所施也郎一作低補曰郎典禮切低無舍義風賦云

郎萼葉而振氣乘舸船余上沅兮舸船船有牕牖者補注云郎觸也曰舸音靈淮南云越

舸蜀艇注云舸小船也釋文作舸補曰上謂遡流而上也上上聲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擢

也汰水波也言已始去乘牕舸之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

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補曰字書舸船也吳疑借用榜北孟切又音謗進船也汰音泰船容與

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回流

使已疑惑有還意也疑一作凝五臣云容與徐動貌淹留也疑滯者戀楚國也補曰江淹賦云舟凝滯於水濱

杜子美詩云舊客舟凝滯皆用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此語其作凝者傳寫之誤耳渚一作渚

夕宿辰陽

辰陽亦地名也言已乃從枉階宿辰陽自傷去國日已遠也或曰枉曲也階沚也辰時也

陽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趨時明之鄉也補曰前漢武陵郡有辰陽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

五十里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取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

歷小灣謂之枉渚

苟余心其端直兮

苟誠也其一作之五臣云苟且也

雖僻遠

之何傷

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僻

一作辟五臣云原自解之詞

入溱浦余儺佻兮

溱浦水名儺佻一作澶迴五臣云溱亦浦

類邐轉迴旋也

迷不知吾所如

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意

猶迷惑不知所之也

深林杳以冥冥兮

山林草木茂盛一本吾下有之字

冥杳一作晦冥冥一作
冥冥五臣云冥冥暗貌
猥狁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一本此句上有乃字

五臣云猥狁輕捷之獸喻國之昏亂邪巧
生焉非賢智所能處也補曰猥狁見九歌山峻高且蔽

日兮

言險阻危傾也以一作而

下幽晦且多雨

言暑濕泥濘也補曰此言陰氣盛而多雨

也霰雪紛其無垠兮

涉冰凍之盛寒補曰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霏也一曰雨雪雜

垠音銀

雲霏霏而承宇

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興殘賊

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蔽君明也下幽晦

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

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

進滿朝廷也補曰霏芳微切詩雨雪霏霏

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爵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

而從俗兮

終不易志隨枉曲也

固將愁苦而終窮

愁思無聊身困窮也

接輿

髡首兮桑扈羸行

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

衣裸程效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於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羸一作裸補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楊子曰狂接輿之被其髮也莊子曰嗟來忠不必用兮桑扈乎髡音坤去髮也羸力果切赤體也

賢不必昌

以亦用也補曰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左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

伍子逢殃

兮

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補曰子胥伍

員也史記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吳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不聽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抉

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比干菹醢比干莊子曰伍員流于江鄒陽曰子胥鴟夷比干

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斯朝涉剗
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乃
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謂
也一云比干紂之庶兄菹一作菹與前世而皆然兮謂
忠直而遇患害如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自古有迷亂之
比干子胥者多也
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
今之君乎五臣云此自抑之詞
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固將重昏而終身
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
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
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鸞鳳俊鳥也有聖君則來無德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
則去以興賢臣難進而易退也
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言愚闇不露申辛夷死
親仁賢而近讒佞也補曰壇音善見九歌

林薄兮

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

明君子弃之山野使之顛墜也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腥臊臭惡也御用也薄附也言

不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逐也補曰臊音騷周禮曰豕盲視而交

睫腥犬赤股而躁臊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之意如字一音博下文忽翔翔之馬薄瞭杳杳而薄天並

同陰陽易位時不當兮

陰臣也陽君也言楚王惑蔽羣佞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

不遇明時而當暗世補曰陰陽懷信佗僚忽乎吾將行易位言君弱而臣強也當平聲

兮言已懷忠信不合於衆故悵然住立忽忘居止將遂遠行之它方也一無忽字

涉江

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

子遇害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

德美大稱皇天以興君也何百姓之震愆震動也愆過也

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天傷人君不純一其政則百姓震動以觸罪也民離散而相失

兮方仲春而東遷

仲春二月也刑德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已正以

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一無方字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

以流亡

遵循也江夏水名也言已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補曰前漢有江夏郡應

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

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苔江之汜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又云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

于沔注云應劭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土謂之賭口焉鄭玄注尚書洧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文余亦以為非也自賭口下沔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沔故春秋傳吳伐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沔也杜預曰漢水出國門而軫懷兮軫痛也甲之鼃吾曲入江即夏口矣

以行甲日也鼃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

鼃一作鼃補曰鼃鼃並讀為朝暮之朝馮衍賦云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注云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

言已始發郢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

時一無都字一本荒上有怙字其一作之補曰前漢南
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
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
郢閭里門也荒忽見九歌
楫齊揚以容與兮

也齊同

也揚舉也補
曰楫音接

哀見君而不再得

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
楫擢低徊容與咸有還

意自傷卒去而不
得再事於君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

長楸大梓太一作
歎補曰楸音秋

涕淫淫其若霏

淫淫流貌也言已顧望楚都見其大道
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霏也

過夏首而西浮兮

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為浮也
補曰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焉顧龍

門而不見

龍門楚東門也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
之口望楚東門蔽而不見自傷日以遠也補

曰水經云龍門即郢城之東門又伍端休江陵記心嬋
云南關三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修門見招魂

媛而傷懷兮

嬋媛猶牽引也

眇不知其所蹠

眇猶遠也蹠踐也言已顧視龍門不

見則心中牽引而痛遠視眇然足不知當所踐蹠也其一作余一無其字文苑作所它補曰蹠音隻順風

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

洋洋無所歸貌也言已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

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補曰洋洋水盛貌焉讀如且焉止息之焉

凌陽侯之汜濫兮

乘

也陽侯大波之神濫一作灋補曰戰國策云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云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

侯之波逆流而擊注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龍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

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汜乎楚切

忽翱翔之焉薄

薄止也言已遂

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心絀結而不解兮

絀懸補曰止薄也之一作而一作兮心絀結而不解兮絀礙也音

盡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已乘船踏波愁而恐懼則心肝縣結思念詰屈而不可解

釋也補曰山曲曰將運舟而下浮兮運回也上洞庭而下

江言已憂愁身不能安處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先祖之宅舍也今逍遙而

來東遂行遊戲涉江湖也羌靈寃之欲歸兮精神夢遊還故居也

聲也嗟丘亮何須臾而忘反倚住顧望常欲去也背夏浦而西思

兮背水嚮家切於義不通哀故都之日遠遠離郢都何遠遠也登大墳以遠望

兮想見宮闕與廊廟也水中聊以舒吾憂心且展我情

哀州土之平樂兮閔惜鄉邑之饒富也補曰樂音洛悲江介之遺風遠涉

大川民俗異也介一作界補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當陵

陽之焉至今

意欲騰馳道安極也陵一作凌補曰前漢

人賦云反大森南渡之焉如森混彌望無際極也渡一

也曾不知夏之為丘兮

夏大殿也丘墟也詩云於我乎

危亡曾不知其所居官殿當為墟也補曰夏大孰兩東

屋楊子曰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

門之可蕪孰誰也蕪通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

心不怡之長久兮

貌也

憂與愁其相接

接續也言已念

含戚憂愁想續無

惟郢路之遼遠兮

楚道遠也

江與夏

有解也其一作之

山

谷隘也

江與夏

之不可涉

分隔兩水無以渡也

忽若不信兮

始從細微遂見疑也一本若下有去字

至今九年而不復

放且九歲君不覺也補曰卜居言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此云至今九

年而不復按楚世家屈原傳六國世表劉向新序云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十八年楚囚張儀復釋去之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於是復用屈原屈原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使人追之不及三十年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不

如無行懷王卒行當頃襄王之三年懷王卒於秦頃襄聽讒復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懷王之世被絀復用至頃襄即位遂放於江南耳其云既放三年謂被慘鬱放之初又云九年而不復蓋作此時放已九年也

鬱而不通兮

中心憂滿慮閑塞也通一作開

蹇侘傺而含感

悵然住立內結毒也

外承歡之汨約兮

汨約好貌補曰汨音綽

諶荏弱而難持

諶誠也言佞人

承君歡顏好其諂言令之汨約然小人誠難扶持之也補曰諶音忱信也荏音綏語曰色厲而內荏

忠湛

湛而願進兮

湛湛重厚貌補曰詩曰湛湛露斯注云湛湛茂盛貌丈減切相如賦云紛湛湛其差

錯注云湛湛積厚之貌徒感切妬被離而鄣之

言已體性重厚而欲願進護人妬害加被離析

鄣而蔽之被一作披補曰被讀曰披反離騷曰堯舜之

亡春風之被離鄣音章壅也記曰鮌鄣洪水

抗行兮

行下孟切

瞭杳杳而薄天

一無瞭字一云杳冥冥而薄天補曰瞭音了目明也

杳杳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補曰堯舜與遠貌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賢而不與子

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言此
者以明堯舜大聖猶不免讒謗況餘人乎 憎愠憚之

憎愠憚之

脩美兮

好夫人之忼

慨

之衆踴躍而日進兮

超遠而逾邁

補曰說文曼
引也音萬

也鳥飛反故鄉兮

首丘

豹死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獲過也何日夜而忘之夜

念君不遠離也

哀郢

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

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

哀憤結縉慮煩冤也一無心字

獨永歎乎增傷

太息

損肺肝也

思蹇產之不釋兮

心中詰屈如連環也

曼遭夜之方長

憂不能眠

時難曉也

悲秋風之動容兮

風為政令動搖也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

化行也一本云悲夫補曰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意與此同何回極之

浮浮

回邪也極中也浮浮行貌懷王為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流行羣下皆效也補曰極至也詩曰

江漢浮浮浮浮水流貌此言回邪盛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也數惟蓀之多怒兮
數紀也蓀

香草也以喻君蓀一作荃補曰數所矩切計也惟思也言計思其君多妄怒無罪而受罰也
傷余心

之慄慄

慄痛貌也言已惟思君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罪受罰故我心慄慄而傷痛也補曰慄音憂

說文云願搖起而橫奔兮
言已見君妄怒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奔走
覽民

尤以自鎮

尤過也鎮止也言已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已身自鎮止而慰已也補曰鎮

音結微情以陳詞兮
結續妙思作辭賦也
矯以遺夫美人
舉與懷王使覽

照也補曰昔君與我誠言兮
始君與已謀政曰黃昏以遺去聲
務也誠一作成

爲期

且待日沒問靜時也補曰淮南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黃昏喻晚節也戰國策云行百里者半於九

十此言末路之難

羌中道而回畔兮

信用讒人更狐疑也

反既有此他志

謂已不忠遂外疏也

憍吾以其美好兮

握持寶玩以侮余也一無其字

補曰此言懷王自矜伐也憍矜也莊子曰虛憍而恃氣讀若驕

覽余以其脩姱

陳列好色以示

我也覽一作鑒脩一作修補曰姱好也亦有戶音

與余言而不信兮

外若親已內懷詐也

一作途言蓋爲余而造怒

責其非職語橫暴也蓋一作盍補曰爲去聲

願承閒而

自察兮

思待清宴自解說也補曰閒音閑莊子曰今日宴閒察明也

心震悼而不敢

志恐動悸心中怛也

悲夷猶而冀進兮

意懷猶豫幸擢拔也

心怛傷之憺憺

肝膽剖破血凝滯也補曰怛當茲歷情以陳辭兮發此

割切悲慘也惟談敢切安靜也列謀謨也一孫詳聾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孫一作歷茲情

也與固切人之不媚兮珣瑤羣佞衆果以我為患比已

于劍戟也補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豈

曰患音還至今其庸亡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一何毒藥之謇謇兮

忠信不美如毒藥也一云何獨樂斯之謇謇兮補曰願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傳曰美疾不如惡石孫美之可完想君德化可興復也望三五以為像兮王

五伯可指彭咸以為儀先賢清白夫何極而不至兮盡

修法也我武之也

修善獲官爵也補曰此言以聖賢為法盡心行之何遠而不至也

故遠聞而難虧

功名布流

長不減也

善不由外來兮

才德仁義從已出也

名不可以虛作

愚欲強智不能

及也補曰此言有實而後名從之

孰無施而有報兮

誰不自施德而蒙福補曰施矢豉切

孰不實而有獲

空穗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施惠則下不竭其力君不履信誠則臣下偽惑

也獲一作獲

少歌曰

小嗟謳謠以樂志也少一作小補曰少矢照切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

章即其反辭總論前意反覆說之也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為倡獨倡而無與和

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為亂辭云爾

與美人抽怨兮

為君陳道拔恨意也

并日夜而

無正

君性不端晝夜謬也并一作弃一云并憾日夜無正補曰并並也馮衍賦云并日夜而憂思

憊

吾以其美好兮

示我爵位及財賄也憍一作驕

教朕辭而不聽

慢我之言而不

采聽也教一作警補曰教倨也與傲同

倡曰

起倡發聲造新曲也補曰倡與唱同

有鳥自南

兮

屈原自喻生楚國也補曰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子思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故古人以自喻

來集漢北

雖易水土志不革也補曰禹貢嶠冢導漾東流爲漢周禮荊州

其川江漢漢楚水也水經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西

坻道縣嶠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

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

沔之名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又東過三澁水觸大

別山南入

好姱佳麗兮

容貌說美有俊德也

辟獨處此異域

背離鄉黨

於江也

居他邑也辟一作叛一作

既惇獨而不羣兮

行與衆異身孤特也

補曰惇渠榮切無弟兄也

又無良媒在其側

左右嬖妬莫街需也

道卓遠而日

忘兮

卓一作連

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

瞻仰高景愁悲泣也

北山一作南山

臨流水而太息

顧念舊故思親戚也流水一作深水

望孟夏之短

夜兮

四月之末陰盡極也補曰上云曼遭夜之方長此云望孟夏之短夜者秋夜方長而夏夜最短憂不

能寐冀夜短而易曉也

何晦明之若歲

憂不能寐常倚立也

惟郢路之遼遠

兮

隔以江湖幽僻側也

寬一夕而九逝

精寬夜歸幾滿十也

曾不知路之曲

直兮

忽往忽來行亟疾也一本云曾不知路之曲直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願徑逝而未得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

南指月與列星

參差轉運相遞代也

願徑逝

而未得分

意欲直還君不納也未一作不

覓識路之營營

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

識路知道路也營一作覓補曰詩注云營營往來貌覓覓憂也音瓊

何靈覓之信直兮

性質

忠正不枉曲也人之心不與吾心同

我志清白衆泥濁也

理弱而媒不通

兮

知友劣弱入鄙朴也

尚不知余之從容

未照我志之所欲也補曰言尚不知己志況能

召我

亂曰長瀨湍流汴江潭兮

湍亦瀨也逆流而上曰汴潭淵也楚人名淵曰

潭言已思得君命緣湍瀨之流上汴江淵而歸郢也補曰瀨兒九歌說夫逆流而上曰汴汨汴向也水欲下達

之而上也潭水出武陵一說楚人名深曰潭徒含切又音淫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狂猶遽也娛樂也君不肯還已則復遽走南行幽藏山谷以娛己之本志也一無聊字

軫石歲鬼

蹇吾願兮

軫方也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歲鬼崔巍高貌也言雖放弃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

轉行度益高我常願之也鬼一作裹補曰軫石謂石之方者如車軫耳集韻歲音隈鬼吾回切又歲鳥皆切鬼

音懷歲鬼不平也一曰山形歲舊音委誰切裹音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超越也言已動

履正直超越回邪志其法度隱行忠信曰以進也補曰說文隱安也低徊夷猶宿北姑兮

夷猶猶豫也北姑地名言已所以低徊猶豫宿北姑者冀君覺寤而還已也低一作徘徊煩冤瞫容

實沛徂兮

瞫亂也實是也徂去也言已憂愁思念煩冤容貌憤亂誠欲隨水沛然而流去也補曰瞫

音愁歎苦神靈遙思兮

愁歎苦神者思舊鄉而神勞也靈遙思者神遠思也路遠

處幽又無行媒兮

路遠處幽者道遠處僻也無行媒者無紹介也

道思作頌聊

以自救兮

一無以字

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道思者中道作頌以舒悌鬱之

念救傷懷之思也憂心不遂不達也誰告者無所告愬也

抽思

此章言己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諛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己雖忠直無所

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也

滔滔孟夏兮

滔滔盛陽貌也史記作陶陶補曰說文滔水漫漫大貌他刀切又滔聚也音陶前云

方仲春而東遷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

草木莽莽

言孟夏四月純

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自傷不蒙君惠而獨放弃曾不若草木也補曰莽莫補切

傷

懷永哀兮

懷思也永長也

汨徂南土

汨行貌徂往也言已見草木盛長而已獨汨然放流

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
思也土一作去補曰汨越筆切見騷經
眇兮杳杳視

貌也杳杳深冥貌也史記作窈窕補
曰眇與瞬同說天云開闔目數搖也
孔靜幽默孔甚也詩曰亦

孔之將默默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
野甚清淨漢無人聲一云孔靜兮史記默作墨
鬱結

紆軫兮紆屈也軫痛也
離慙而長鞠慙痛也鞠窮也言
史記紆作宛

紆屈而痛身遭疾病長窮困苦恐不能自全也
史記慙作慙而作之補曰離遭也慙與慙同
撫情効

志兮撫循也効
冤屈而自抑抑按也言己身多病長窮
猶覈也

覈心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
而不懼也史記云俛詘以自抑
元方以爲圓兮元削補
曰元吾

官切圓
常度未替度法也替廢也言人削削方木欲以
削也爲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以言說人

諧逐放已欲使改行
亦終守正而不易也
易初本迪兮史記迪作由
君子所

鄙鄙耻也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
章畫志墨兮明章

也志念也史記志
前圖未改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

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
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史記

圖作
內厚質正兮史記作內
大人所盛言人質性敦厚

過失則大人君
巧倭不斲兮倭堯巧工也斲斫也史記

補曰倭音垂書曰垂汝共工莊子曰工倭族而蓋規矩
淮南曰周鼎著倭使銜其指說文云斲斫也劉毅也作

斲者
孰察其撥正察知也撥治也言倭不以斤斧斲斫
是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以言

君子不居爵位衆亦莫知其賢能也史記作
按正補曰說文曰撥治也此末切撥度也

玄文處幽

今玄墨也幽冥也

蒙瞍謂之不章

蒙盲者也詩云蒙瞍
奏工章明也言持玄

墨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蒙瞍之徒以爲不明也言持
賢知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爲不賢也瞍一作瞍史

記無瞍字補曰有眸子而
無見曰瞍無眸子曰瞍

離婁微睇兮

離婁古明目者
也孟子曰離婁

之明睇睇之也補曰淮南曰離朱之明卽離婁也黃帝
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睇音弟說文曰目

小視也南楚
謂睇曰睇

瞽以爲無明

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言
離婁明目無所不見微有所

眇盲人輕之以爲無明也言賢者遭困厄俗
人侮之以爲癡也補曰說文瞽目但有狀也

變白以爲

黑兮

世以濁爲清也

倒上以爲下

俗人以愚爲賢
也補曰下音戶

鳳皇

在笈兮

笈籠落也徐廣曰笈一作郊補曰笈音暮釋大音奴又女家切說文曰籠也南楚謂之笈雞

驚翔舞

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史記驚作雉補曰驚兔屬音木同糅玉石兮賢愚雜劇

補曰糅雜也女款切

一槩而相量

忠佞不異補曰槩平斗斛木古代切

夫惟黨人鄙

固兮

楚俗狹陋鄙一作交史記云夫黨人之鄙妬兮

羌不知余之所藏

莫照我之善意

也史記云羌不知吾所藏

任重載盛兮

補曰盛多也言所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重直用切

陷

滯而不濟

陷沒也濟成也言己才力盛壯可任重載而身放棄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

懷瑾

握瑜兮

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補曰傳云鍾山之玉瑾瑜爲良瑾音僮瑜音逾

窮不

知所示

示語也言己懷持美玉之德遭世闇惑不別善惡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史記云窮不得余所

示

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

言邑里之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

俗人羣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之也一云邑犬羣兮犬所怪也史記無之字一本此句與下文

無也

非俊疑傑兮

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傑也史記云非駿疑桀補曰淮南云知過萬人謂

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

固庸態也

庸廝賤之人也言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

斯庸夫惡態之人也何者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爲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

文質疏

內兮

史記疏作疎補曰內舊音訥疏疏通也訥木訥也釋文內如字

衆不知余之異采

采大采也言己能大能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有異藝之丈采也史記余作吾徐廣曰異一作奧材朴

委積兮

條直爲材壯大爲朴壯一作龐史記朴作樓積一作質補曰說文云朴木皮也樸木素也

莫

知余之所有

言材木委積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國民衆多非明君則不知我之能也重

仁襲義兮

重累也襲及也補曰淮南云聖人重仁襲思注云襲亦重累

謹厚以爲豐

謹善也豐大也言衆人雖不知己猶復重累仁德及興禮義修行謹善以自廣大也

重華不可選

今

選逢一作選史記作悟補曰選選當作選音忤與迂同列子選物而不惜是也釋文選五各切心不欲見

而見曰選孰知余之從容

從容舉動也言聖辟重華不可逢遇誰得知我舉動欲行

忠信古固有不竝兮

並俱補曰此言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選湯禹不可慕

也
豈知其何故

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君必相剋害故曰豈知其何故一本此與

下句末皆有也字史記云豈知其故也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慕思也言殷湯

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
思慕而得事之也史記云邈不可慕也
懲連改忿兮

懲止也忿恨也抑心而自強抑按也言已知禹湯不可
史記連作違得則止已留連之心改其

忿恨按慰己心以自強勉也離慙而不遷兮慙病也遷
強史記作彌補曰強巨兩切

記作潛願志之有像像法也言已自勉修善身雖遭病
一作閔願志之有像心終不徙願志行流於後世爲人

法也史記進路北次兮路道也日昧昧其將暮昧冥也
像作象

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舒憂娛哀兮娛樂
止與遂還歸日又將暮不可去也

云含憂限之以大故限度也大故死亡也言已自知不
虞哀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

愁自度以死亡而已終無它志也亂曰浩浩沅湘史記
補曰孟子云今也不幸至於大故

未至明告君
子竝有兮字
分流汨兮
浩浩廣大貌也汨流也言浩浩

歸乎海傷已放棄獨無所歸也
廣大乎沅湘之水分汨而流將

者水聲也音鵲者涌波也莊子曰與汨俱出郭象云汨
一作汾補曰汨音骨

伏而涌出
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脩長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

遠且久長也史記蔽作拂白道遠忽兮以下有曾參恒
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

懷質抱情
史記云懷情抱質
獨無匹兮
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

同故孤梵獨行無有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伯樂善相馬也程量也言

雙匹也匹俗作疋
驥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
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史記沒作歿焉上有將字補

日戰國策云昔驥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
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之知己也淮南子曰造父

不能爲伯樂注云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又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而張晏云王良字伯樂非也王良善馭事趙簡子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

錯安也言萬民稟受天命生而各有所錯安其志或

安于忠信或安于詐僞其性不同也一云民生有命史記民作人一云民生稟命

定心廣志余

何畏懼兮

言已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何懼乎威不能動法不能恐也

曾傷爰哀

永歎喟兮

爰於也喟息也言已所以心中重傷於是歎息自恨懷道不得施用也曾一作增補曰曾

音增喟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謂猶說也言已遭遇亂世衆人

丘愧切

不知我賢亦不可戶告人說一云念不可謂兮史記云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一云世溷莫知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讓辭也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伏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

惜之也補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捨生而明告
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

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告語也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言已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

君子宜以我爲法度
一本明下有以字

懷沙

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羣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

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思美人兮

言已憂思念懷王也

擘涕而竚昭

竚立悲哀涕交橫也補曰擘猶拔也竚直

呂切久立也昭直視也丑吏切文選注云佇昭立視也今市聚人謂之立昭

媒絕路阻兮

良友

隔絕道壞崩也一云媒絕而
道路阻大苑作路絕而媒阻
言不可結而詒秘密之語

一無蹇蹇之煩冤兮忠謀盤紆氣盈胃也冤一作惋補曰易曰王臣蹇蹇陷滯而

不發舍辭鬱結不得揚也陷一作滔補曰懷沙云陷滯而不濟申旦以舒中情兮誠

日日陳己心也以一作不補曰九志沈菀而莫達思沈積

不得通也一無志字願寄言於浮雲兮思託要謀遇豐

隆而不將雲師徑遊因歸鳥而致辭兮思附鴻鴈羌宿

高而難當飛集山林道徑異也一云羌高辛之靈盛兮

帝嘗之德茂神靈也盛一作最一作威補曰史記帝嘗
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張晏曰高辛

所興之地名也遭玄鳥而致詒合神靈之祥詒詒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

賢仁爲堯三公屈原亦得天地正氣而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欲變節以從俗兮

念改忠直隨讒佞也媿易初而屈志懣恥本行中回傾也補曰獨

歷年而離愁兮修德累歲身疲病也羌涕心猶未化憤懣守節不易性也補曰

弔與憑同寧隱閔而壽考兮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何變易之可爲心不改更

死忠正也一云何變初而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比于胥蒙禍患也未改

此度執心不回志彌固也車既覆而馬顛兮君國傾側任小人也車以喻君馬以喻臣

言車覆者君國危也馬顛仆者所任非人蹇獨懷此異路遭逢艱難思忠臣也勒騏驥

而更駕兮

舉用才德任俊賢也

造父爲我操之

御民以道須明君也補曰史記秦之

先造父

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驎

遷浚次而勿

驅兮

使臣以禮得中和也補曰遷浚猶遠巡行不進貌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說文曰次不前也浚七旬切

聊假日以須告

暮月考功知德化也補曰假日見騷經須待也昔古時字指嶠冢之

西隈兮

澤流山野被流沙也嶠冢山名尚書嶠冢導漾隈一作隅補曰嶠音波禹貢導嶠冢至於荆山

注云嶠冢在梁州指嶠冢之西隈言日薄於西山也

與纁黃以爲期

待閒靜時與賢謀也纁黃

蓋黃昏時也纁一作曛補曰纁淺絳也其爲色黃而兼赤曛日入餘光並音薰

開春發歲兮

承陽

施惠養百姓也

白日出之悠悠

君政溫仁體光明也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

滌我憂愁弘佚豫也將

一作且補曰愉音逾

遵江夏以娛憂循兩水涯以娛志也擘大

薄之芳芷兮

欲援芳芷以爲佩也擘一作搴

塞長洲之宿

莽

采取香草用飾已也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

惜吾不及古人兮

生後殷湯周文王也

惜一作然一云古之人

吾誰與玩此芳草

誰與竭節盡忠厚也此一作斯補曰玩五換切

說大弄也解篇薄與雜菜兮

篇篇畜也雜菜雜香之菜補曰篇音匭爾雅曰竹篇蓄注云似

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本草云亦呼爲篇竹篇薄謂篇蓄之成叢者按篇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言解去篇菜而

備芳芷宿莽以爲交佩也

備以爲交佩

交合也言已解折篇蓄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彌盛

也備一作脩

佩續紛以繚轉兮

德行純美能絕異也其補曰續匹實切繚音了繚

也繞遂萎絕而離異終以放斥而見疑也補曰萎於危切吾且儻佻以娛憂

兮聊且遊戲樂所志也儻佻一作徘徊觀南人之變態覺察楚俗化改易也竊快在

中心兮私懷僥倖而欣喜也一無在字一無吾字揚厥憑而不

竢思舒憤懣無所待也芳與澤其雜糅兮正直溫仁德茂盛也羌芳華自中

出生含天姿不外受也補曰紛郁郁其遠承兮法度丈出尺類切自中而外也

海也一作行度丈辭流四海也承一滿內而外揚修善作蒸補曰說文郁有章也承奉也

名譽起也情與質信可保兮言行相副無表裏也羌居蔽而聞章雖在山澤

名宣布也居一作重令薜荔以爲理兮意欲升高事貴一云居重蔽而聞章

威也以一作而

憚舉趾而緣木

憚難也誠難抗足屈踈跼也

因芙蓉而爲媒兮

意欲下求

從風俗也

憚褰裳而濡足

又恐衣裳被垢濁也補曰莊子曰褰裳蹢步蹇起處切蓋

讀若褰謂振衣也足一作之

登高吾不說兮

事上得位我不好也

入下吾不能

隨俗顯榮非所樂也

固朕形之不服兮

我性婞直不曲撓也

然容與而狐疑

徘徊進退觀衆意也

廣遂前畫兮

恢廓仁義弘聖道也補曰畫音獲計策也

未改此度

也

心終不變內自守也一無也字補曰度徒故切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

受祿當窮身勞

苦也一無則字補曰罷讀若疲

願及白日之未暮

思得進用先年老也一本句末有也字

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修飭死而後

也已

惜往日之曾信兮

先時見任身親近也補曰史記云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

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受命詔以昭詩

君告屈原明典

夫也詩一作時補曰國語曰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

志奉先功以照下兮

承宣祖業以示民也

明法度之嫌疑

革創憲度定衆

難也補曰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業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國富強而法立兮

楚以熾盛屬貞臣而日娛
委政忠良而遊息也補曰屬無盜姦也

娛非秘密事之載心兮
天災地變乃在天念也秘一作移雖過失猶弗治

臣有過差赦賞寬也弗
一作不補曰治音持心純龐而不泄兮素性敦厚慎

作賁補曰龐厚也莫
江切泄漏也音薛遭讒人而嫉之遭遇新尚及上官

君舍怒而待臣兮上懷忿恚
欲刑殘也不清澈其然否內弗省察

澈一作微補曰
澈音轍澈音澄蔽晦君之聰明兮專擅威恩

以欺欺罔戲弄若轉丸也
一云惑虛言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不審窮覈

遠遷臣而弗思放逐徙我
不肯還也信讒諛之溷濁兮聽用邪僞

濁濁一盛氣志而過之

呵罵遷怒妄誅戮也盛古作賊補曰漢書曰聞將軍有意督過

之何貞臣之無辜兮

忠正之行少愆忒也辜一作罪被離謗而見尤蒙

誹訕獲過愆也離一作離慙光景之誠信兮

質性謹厚貌純愆也補曰說文云景光也此言

已誠信甚著小人所慙也

身幽隱而備之

雖處草野行彌篤也補曰此言身被放棄多讒謗也

臨沅湘之玄淵兮

觀視流水心悲慙也沅一作江

遂自忍而沈流

遂赴深水

自害賊也

卒沒身而絕名兮

姓字斷絕形體沒也一云名字斷絕形朽腐也沒身

一作沈身

惜壅君之不昭

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古本壅皆作廕

君無度而弗察

兮

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補曰檢押隱括也押音押

使芳草爲藪幽

賢人放棄棄草野也補曰

說文載
大澤也

焉舒情而抽信兮

安所展思
拔愁苦也

恬死亡而不聊忍

貪生而顧老也補曰恬安
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

獨鄣壅而蔽隱兮

遠放隔塞
在裔土也

鄣一作彰音如
壅一作雍

使貞臣爲無由

欲竭忠節廉其
道也爲一作而

聞百里

之爲虜兮

補曰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
里奚爲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囚
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孟子曰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繆公莊子曰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伊尹烹

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

朝知
苗切

甯戚歌而飯牛

見騷經
天問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

宰鉅阿諛甘如蜜也弗一作不補曰淮南云古人味而不貪今人貪而不味此言貪嗜譏諛不知忠直之味也

子胥死而後憂

竟爲越國所誅滅也

介子忠而立枯兮

介子介子推也

丈

君寤而追求

丈君晉文公也寤覺也昔丈公被嬖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

以食丈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丈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丈公因燒

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立枯也

封介山而爲之禁

兮一無報大德之優游

言丈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

死以報其德優游其靈竟也補曰史記晉初定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介子推從者

乃懸書宮門丈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縣上

山中於是文公環繚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
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莊子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
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淮
南曰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也封介山而爲之禁者
以爲介推田也逸說思久故之親身今因縞素而哭之
非是優游大德之貌
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思義尤篤因爲變服悲而
哭之也補曰親身言不離左右也縞音果說文云縞素
白緇也或忠信而死節兮仇牧荀息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張儀詐欺
不能誅也訑一作訑補曰訑與梅伯也弗省察而按實兮君不參錯而思
謾皆欺也上音移下謾官切
慮也補曰聽讒人之虛辭謾諛謾謬也芳與澤其雜糅兮
省息井切
質性香潤
德之厚也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何芳草之早殒兮

賢臣被讒命不久也

微霜降而下戒

嚴刑卒至死有諒聰不

明而蔽壅兮

君知淺短無所照也一云不聰明使讒諛

而日得

佞人位高家富

自前世之嫉賢兮

憎惡忠直謂

蕙若其不可佩

賤弄仁智言難用

妬佳治之芬芳兮

害

美善之婉容也佳一作娃補曰娃於佳切具楚

墓母姢

而自好

醜嫗自飾以粉黛也補曰墓音謨說文云墓母

音雖有西施之美容兮

世有美女之異貌也補曰西施

得採薪二女西施

讒妬入以自代

眾惡推遠願陳情以

鄭旦以獻吳王

不附近也

願陳情以

白行兮

列已忠心所趨務也

得罪過之不意

譴怒橫異無宿戒也

情寬見之

日明兮

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寬一作宛

如列宿之錯置

皇天羅宿有度數也補曰宿音

秀錯倉各切

乘騏驎而馳騁兮

如駕驚馬而長驅也補曰騏驎駿馬也

無轡銜

而自載

不能制御乘車將什補曰詩云六轡如琴說文銜馬勒口中行馬者也

乘汜汭以

下流兮

乘舟汜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汭楚人曰汭秦人曰撥也乘一作桑汭一作柎補曰汭音泛汭

音敷說文云編木以度柎與汭同

無舟楫而自備

身將沉沒而危殆也楫一作櫓補曰說文

云楫舟櫓也

背法度而心治兮

背棄聖制用愚意也治一作殆

辟與此其無

異

若乘船車無轡轡也辟一作譬補曰辟喻也與譬同

寧溘死而流亡兮

意欲淹沒隨水

去恐禍殃之有再

罪及父母與親屬也

不畢辭而赴淵兮

陳言未終遂自

也惜壅君之不識

哀上愚蔽心不照也識一作明補曰識音試亦音志馮衍賦云韓盧抑而

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亦叶韻也

惜往日

此章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

為邪以僭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

習南土便其風氣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便其風氣一云便且遂也一云便其性也補曰禹貢淮

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漢書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異物志云橘為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徠

與來同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南

銓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

於北地則化而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
徙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移徙則專一已志守忠信也

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綠猶青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紛然盛茂誠可喜也以言已行清

白可信任也榮一作華補曰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

此言素榮則亦通稱也曹植賦曰朱實不萌焉得素榮

李尤七歎曰白華綠葉扶疎冬榮

金衣素裹班理內充皆謂橘也

曾枝剌棘圓果搏兮

剌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搏圓也楚人名圓為搏言橘

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實圓搏又象文也以喻

已有文武能方圓也圓果一作圓實搏一作搏補曰曾

音增重也剌音琰方言曰凡草木剌人江湘之間謂之

棘注引曾枝刺棘說文云搏園也其字從手搏樞車也其字從木音同義異

青黃雜糅

一作標

文章爛兮

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以言已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補曰橘實初

青既熟則黃若以青為葉則上文已言綠葉矣

精色內白類可任兮

猶明也類

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一云類任道兮補曰青黃雜糅言其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

紛緼宜脩

一作修

姱而

不醜兮

紛緼盛貌醜惡也言橘類紛緼而盛如人宜修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補曰紛音墳緼音氤

集韻紛蘊積也姱好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爾汝也幼小也言嗟乎衆臣女少小之人

其志易徙有異於橘也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屈原言已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

徙誠可喜也補曰自此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補曰凡

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蘇寤也言屈原自知爲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補曰死而更生曰蘇觀都

賦曰非蘇世而居正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言已閉心捐欲教慎自

云終不過兮一云終不失過兮補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曰閉必結切園也俗作閉非是秉執也言已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知之也補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秉德無私則與

天地參矣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謝去也言已願與橘同心并

朋友不相遠離也補曰說文云謝辭去也淑離不淫梗

其有理兮

淑善也持已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

言已雖設與橘離別猶善年

歲雖少可師長兮

言已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補曰言可爲

人師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像法也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伯夷伯夷讓弟

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弄國俱去之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補曰行下孟切比音卑近也韓愈曰伯夷者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屈原獨立不遷宜與伯夷無異乃自謂近於伯夷而置以爲像尊賢之詞也

橘頌

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爲國之形容

悲回風之搖蕙兮

回風爲飄飄風
回邪以興譏人

心冤結而內傷言飄

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譏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
過也故已見之中心冤結而傷痛也冤一作冤

物有

微而隕性兮

隕落也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以言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

聲

有隱而先倡

倡始也言讒人之言隱匿其聲先倡導君使亂惑也

夫何彭咸之造

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暨與也尚書曰讓于稷契暨皋陶介節也言已見讒人倡君爲惡則

思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而不能忘也補曰暨其萬冀切此言物有微而隕性者已獨不忘彭咸之志節

變其情豈可蓋兮

蓋覆也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

知其態也一云萬變情豈其孰虛僞之可長言讒人虛可蓋兮補曰蓋古太切掩也

行邪偽不可久長必遇禍也補曰此言聲有隱而先倡者然明者察之則虛偽安可久長乎鳥獸鳴

以號羣兮

號呼也音豪

草苴比而不芳

生曰草枯曰苴比也言飛鳥走獸羣鳴

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也補曰苴釋文

七古切茅藉祭也鮑欽止本云七閭子旅魚葦鱗以自

別兮

葦累也補曰別彼列切

蛟龍隱其文章

言衆魚張其鬣尾葦累其鱗則蛟龍隱其

文章而避之也言俗人朋黨恣其故荼薺不同畝兮二百四十

口古則賢者亦伏匿而深藏也步爲畝言枯草荼薺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也薺一作若若一作苦補曰茶音徒爾雅茶

苦菜疏引易緯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花黃似菊堪食

但苦耳又爾雅云藟薺實疏引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
菜作蔬及羹詩云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又曰藟茶如飴
此言茶苦而薺甘不同蘭陞幽而獨芳以言賢人雖居
畝而生也若杜若也

正之行篋一作芷惟佳人之永都兮佳人謂懷襄王也邑更統

世而自貶更代也貶與也言已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

更平聲貶虛其位父子相舉今不任賢亦將危殆也補曰

王切叶韻恥遠志之所及兮言已常恥然高志執行

憐浮雲之相羊相羊無所據依之貌也言已放弃若浮

介眇志之所惑兮介節也言已能守耿介之志竊賦詩

之所明賦鋪也詩志也言已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

所遇同故惟佳人之獨懷兮懷思折若椒以自處處居也言已獨

念懷王雖見放逐猶折香草以自曾歔歔之嗟嗟兮歔

修飭行善終不息也若一作芳言已思念懷王悲啼歔歔雖獨

一作增涕泣交而淒淒兮淒淒流貌一云交下而淒淒思

不眠以至曙曙明也一作極終長夜之曼曼兮曼曼長貌補曰

曼莫掩此哀而不去掩撫也止也寤從容以周流兮

覺立徙倚而行聊逍遙以自恃且徐游戲傷太息之慙

憐兮憂悴重歎心辛氣於邑而不可止氣逆憤懣結不

古云於邑短氣上音烏下

烏合切一讀皆如本字

紆思心以爲纒兮

紆戾也纒佩帶也一

作璫補曰紆繩三合也

璫玉名一曰馬帶玦

編愁苦以爲膺

編結也膺胃也結胃者言動以

憂愁自係結也一注云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

光謂日光隨飄

風之所仍

仍因也言已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稽留因隨羣小而遊戲也補曰騷經云飄風屯其相

離亦存髣髴而不見兮

髣髴謂形貌也一云不得見補曰髣髴形似也髣髴拂二音

心踊躍其若湯

言已欲隨從羣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熱若湯也踊躍

一作熱撫珮衽以案志兮

整飭衣裳自寬慰也補曰衽衣袷也音稔案抑也與按同超

惘惘而遂行

失志惶遽而直逝也補曰惘音罔

歲習習其若頽兮

年歲轉去

而流沒也補曰習音忽頽徒回切下墜也

昔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與老會也嬾蘅

槁而節離兮

喻已年衰齒隨落也一云嬾蘅一云嬾蘅補曰槁音考

芳以歇而不

比

志意已盡知慮闕也以一作已補曰比合也音鼻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履信被害

志不志也補曰志音又

證此言之不可聊

明已之謀不空設也

寧逝死而流

亡兮

意欲終命心乃快也逝一作湓

不忍爲此之常愁

心情惓惓常如愁也一云此心

之常愁

孤子喟而投淚兮

自哀憫傷心悲愁也投一作收補曰喟古吟字歎也投音吻拭

也故子出而不還

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已孰無安樂之志而有孤故之悲也

能思而不隱兮

誰有悲哀而不憂也隱憂也詩曰如有隱憂

照彭咸之

所聞

親見先賢之法則也照一作昭

登石巒以遠望兮

昇彼高山瞰楚國也補曰山少

而銳曰巒落官切

路眇眇之默默

郢道遠遠居僻陋也補曰眇眇遠也默默寂無人聲也

入景響之無應兮

竄在山野無人域也補曰景於境切物之陰影也葛洪始作影響或作響

古字借用

聞省想而不可得

目視耳聽歎寂然也補曰省息并切察也審也

愁鬱鬱

之無快兮

中心煩冤常懷忿也之一作而快一作決

居戚戚而不可解

思念憊悴

相連接也一無可字

心鞿羈而不形兮

肝膽係結難解釋也形一作開

補曰鞿羈見騷經不形謂中心係結不見於外也

氣繚轉而自締思念緊卷而成結也緊卷

一作縵縵補曰縵音了縵也締又音啼結不解也集韻引此

穆眇眇之無垠兮

與

地合無垠形也補曰賈誼賦云莽芒芒之無儀望客貌

沕穆無間沕穆深微貌根音銀聲有隱而相感兮鶴

盛也補曰芒莫郎切芒芒廣大貌詩曰宅殷土芒芒儀匹也見爾雅九臯聞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栢冬生稟氣純也補曰此

於天也言天地之大眇眇芒芒然聲有隱而相感者已獨不能感君何哉物有純貌蔓蔓之

而不可為者已之志節亦非勉強而為之也不可量兮八極道理難筭計也一作縹綿綿之不可紆

細微之思難斷絕也補曰縹匹妙切紆音迂縹也愁悄悄之常悲兮憂心慘慘

補曰悄悄小切縹匹妙切紆音迂縹也詩云憂心悄悄縹匹妙切紆音迂縹也翩冥冥之不可娛補身處幽冥心不樂也

曰鴻飛冥冥此言已欲疾補曰翩疾飛也楊子飛而去無可以解憂者也意欲隨水凌大波而流風兮而自退也

補曰言乘風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上高巖之峭岸

波而流行也

今一作升彼山石之峻峭也峭處惟蛻之標顛託乘風氣遊天際也補曰

標杪也其字從木顛頂也蛻見騷經據青冥而攄虹兮上至玄冥舒光耀也補曰攄舒也

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杪不可逮也補曰儵音叔捫音門撫也吸湛露之浮源

兮湛厚也詩曰湛湛漱凝霜之雰雰雰雰霜貌也言已

兮露斯源一作涼依風穴以自息

霜露之精以自潔也補曰漱縮又切說伏聽天命之緩急也補曰歸藏曰乾者積石風穴之

今伏聽天命之緩急也補曰歸藏曰乾者積石風穴之方寒風從地出也宋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嬋媛一作揮援

一作馮崑崙以瞰霧兮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一云

也瞰視也

隱岐山以清江

隱伏也岐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岐山導江言已雖遠遊戲

苦濫切

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澄邪惡者也岐一作岐一作汶補曰

岐岷汶並與岷同書曰岷山導江岷山在蜀郫氏道縣

大江所出史記作汶山列子音義

憚涌湍之磻磻兮難憚

也涌湍危阻也以興讒賊危害賢人

也磻一作磻補曰磻苦蓋切石聲聽波聲之洶洶永得

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已欲澄清邪惡復為紛客客之

譏人所危俗人所誇訕也補曰洶音凶水勢

無經兮言已欲隨衆客容則無經緯於世人也補曰此

言楚國變亂舊常無定法也客容變動之貌

罔芒芒之無紀又欲罔然芒芒與衆同志則無以立紀

綱垂號謚也補曰此言楚國上下昏亂

無紀也。軋洋洋之無從兮。言欲軋湯已心仿伴立功則其

暢已心補曰釋文軋於八切此言懷亂之勢如洋洋雖欲軋絕之而無由也。湯潛藏也。馳委移之。

焉止。雖欲長驅無所及也一作馳遠蛇漂翻翻其上下。

兮。登山入水周六合也漂一作飄翻翼遙遙其左右遠

一作幡一作潘補曰漂浮也音飄念君在旁側也。補曰翼疾。汜濇濇其前後兮。思如流水

越也語曰越進翼如也補曰汜濇也音泛。伴張弛之信期。伴俱也弛毀也言已

滿涌出也音決其毀已言內無誠信不可與期也。補曰伴讀若背。觀災

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更氣南方火也火氣煙上天為雲雲出湊液而為雨

也相仍者相從也煙液所積者所聚也補曰液音亦神異經
曰南方有火山晝夜火然施朴子曰南海蕭丘之中有
自生之火常以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已
春起而秋滅

炎陽煙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湖之流憂思在心借光景
而無所告也補曰七發云江水逕流海水上潮

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黃棘棘刺也言已願借神光
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

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補曰言已所以假延日月
往來天地之間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故

也初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其後爲
秦所欺卒客死於秦今頃襄信任姦回將至七國是復

施行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

求介子之所存兮

推介子

見伯夷之放迹

伯夷叔齊兄也放遠也
迹行也一云放放逐也

心調度而弗去兮

弗一作不補
曰調度見騷

經刻著志之無適

無適言已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
冠心遵樂志無所復適也補曰刻勵

也著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

冀幸也言已怨往古以邪
事君而幸家富貴也一無

昔悼來者之愁愁

愁愁欲利貌也言傷今世人見利愁
愁然欲競之也愁一作逖補曰愁它

的切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適之補曰越絕
書曰子胥死王

使捐於大江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
乃歸神大海自適謂順適已志也

望大河之洲渚兮

悲申徒之抗迹

申徒狄也遇閼君適世離俗自擁石赴
河故言抗迹也補曰莊子云申徒狄諫

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注云申徒
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沉於淵

驟諫君而不聽

兮

驟數也一本作而君

重任石之何益

任負也百二十斤爲石言
已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

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也一云任重石石一作枯
補曰枯當作拓音石百二十斤也稻一柘為粟二十升禾
黍一柘為粟十六升大升半又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枯音庫禾不實也義與此異文選江賦云悲靈鈞之任
石注引重任石之何益懷沙礫而心結結而不解兮
自沉懷沙即任石也與逸說不同心結結而不解兮
一作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也言已乘水蹈波乃
結結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也言已乘水蹈波乃
解上本無此二句

悲回風

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
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沉汨羅從子

胥申徒以
畢其志也

楚詞補注卷四